

集部

拙齋文集卷六

宋 林之奇 撰

劄

上陳樞密論行三經事

某有少區區管見輒欲致塵露之益於左右雖非所宜言者仰恃愛予之素不自覺其為黷也某伏見近有請於朝者欲以王氏三經義復使學者參用其說而有司視以升沉多士朝廷已有新降指揮行下某竊謂此一

事所係於治體者甚大王氏三經義雖其言以孔孟為宗然尋其文索其旨大抵為新法之地者十六七此王氏之私書也詎可以垂世立教乎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外侮内侵之禍考其端倪王氏實居王何之責其為三經義在孔孟書中正所謂邪説詖行淫辭之不可以訓者仁人君子辭而闢之若救頭然尚且懼其有以惑世亂俗矧又從而唱率之乎此非仁賢在位之所應有也雖然斡旋變化以正人心善風俗亦

顧在上君子所以鼓舞之者如何爾某服在畎畝聞此一事寢處為之不寧者旬浹輒因通書僭言及此惟幸樞密裁度之

與參贊陳舍人論進取事

某昨者兩因布綱行及饒州德清縣尉專人去俱嘗附布竿牘而便中亦屢拜台翰之賜蓋前後所承音好舉無不達者惟是一書云自莆轉附而來獨杳然莫知其誰何殆不可曉也某竊聞和戰之説近已有定論而大

舉之策督府實任之鋒鏑始交旣仍有虹縣宿州之捷矣何其神也雖一勝一負自是兵家之常然兵謀所在一日萬變惟是不可易之規模不可不素定于此夫自巴蜀以臨中原此不可易之常勢也桓温劉裕昔嘗用之矣浮江涉淮以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絶塞徑拔朔庭此非不可以望雋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如赤壁淝水之二勝其勢固已有天下大半然秉此鋭鋒訖不能得中原尺寸之地是何耶以不由進取之常勢雖幸而大

勝若彼尚無以善其後所謂天時不如地利也某前書固嘗論之矣今且云爾者蓋聞王師之捷而疑其未得進取之常勢恐小勝未足喜而大計不可失是以越俎議庖而持此窺管之見以諗於執事者之聽竊聞兵不厭權時焉而已先人有奪人之心震霆不及掩耳是也後人有待其衰取果者須其自落是也今既驚泗宿震亳汴則彼既知掩耳於霆震而不失為奪其心矣則為吾計者固當假以歲月固吾圉使不可犯徐為進取之

塗以待其自潰自落而後取之不亦便乎恐未宜若是其亟也今督府英傑如林鷹揚有日韜鈐畢湊講之熟矣一介陳熟之談豈宜冒昧輕進於此時誠為犯分顧以蒙左右愛與之素度越流輩當門下任重道遠且將赴功名之會為國致命之秋則某不敢自同他人貢諛説之談以為佞而辜左右平昔期待之厚是以狂瞽至此僭易之罪惟門下亮之

上丞相論豐儲倉事

某嘗謂穀粟者生民之大命國家之興替繫焉古之為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蓋其所以壽萬民之脉開國體之隆者舉積諸此也恭惟國家永念國計開隆治體近於行在創置豐儲一倉於户部歲計之外廣為豐蓄可容百萬斛斗以為旱乾水溢之慮德至渥也某竊以謂是舉也正三代聖王所以壽民脉隆國體為不可拔之基

也雖使皐夔伊吕復生所以體國愛民者何以加此某竊嘗俯伏農畝觀此規橅竊謂是舉也達之天下則餘財餘力蓋將不可勝用願令諸州各準此置豐儲倉一所當樂歲豐年廣行收糴專以待飢饉發散之用則旱乾水溢有所恃而不恐誠為當今莫大之急務也

論兵農劄子

某竊嘗謂魏張華善於說辭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

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而疾之此其為辭說可謂曲合乎彼此之情矣魏之所以強大於中原維此之故也恭惟本朝祖宗定都於大梁聚百萬之兵轉漕江淮六百萬斛以給之承平之時大梁之兵安坐而食不知有江淮農民之勤江淮之民按堵而耕不知有西北備兵之苦兵農之勢不合不知其為相資也南遷以來兵與農合而在江左數十州之地夫既相與雜居混處則

兵農分其勢兵必擾農而不念其疆畝之勞農必惡兵而不念其有兵革之險此其所以相視藐然而莫知其相為用也某竊謂今之急務莫若明以曉譬如張華之言使兵民農民皎然心知二者之更相為用則秦越一心中外同力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誠確然不可奪之勢也管見如此乞賜鈞念下情惶恐之至

通問虞樞密在蜀川劄

某昨者致書右府得闕徹瑩聽已聞鈞旆出為護視之

從自是門墻益遠雖欲通問其道無繇竊惟兹者陝路之行實膺一時之機會左右疇昔淮淝之勲烈固已著聞於區夏震慴乎强敵而見於已試之效矣舉斯加彼任此有餘而過計者猶未能深信也淝水之謀挫虓而奪之氣所異於謝氏者無幾矣然而使敵營内變成師而退匹馬隻輪之無失如苻堅之斃而國不亡者是則一時機會之失有不可悔者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將不在是舉乎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彼者此未

足追恨也

通問汪成都

間者經年未嘗一通記室之問雖道路阻脩里居僻左勢則使然抑私心卷卷所以向慕守盛德至善者初不若是恝也比者伏闈叱馭馳阪捫歷參井備嘗艱險已獲善濟台㨗内外均燕福履恭惟驩慶竊惟全德君子心合高厚次舍所臨天地神明舉欲扶持而安全之是以履險如夷適遠如近其困必亨其貞常勝者固其所

也即日浸涼伏惟稅駕錦城初盼教條未占已孚吏民慰悅已興來暮之謡閩蜀同風古語有之某雖遠去函丈邈在數千里之外未聞蜀民喜懌之詳然去秋自泉艄罷官而歸甫及里門即聞里之士民稱道豈弟仁明之政洋洋不絶口而甘棠之愛緇衣之好于今未泯以在此之無斁有以見在彼之必無惡也某以去年此時到家今既旬歲矣杜門而却掃且復温尋舊學然性質蒙蔽疑誤未釋其思欲一侍謦欬于門下此情不啻飢

渇言念疇昔雖荷與進教載之私最厚而一自都下請別之後蹤跡靡定雖願承顏接辭而彼此參商每若相避然寘頑之質無從啓發天實爲之命也奈何某里居逾年服壓井囘諸況粗遣抑退之所謂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每有此難比再申奉祠之請未知能諧遂否某自還里即欲一布問愊其道無繇子浩都幹親表中之親俊也往依幕府其行遽甚失此佳便後雖欲附致書問愈難矣而萬里行李闒且頗以書郵爲撓而憚於

負重某今所附者期於必達而不以多儀為禮是以簡
去苛細而惟以幅紙布其梗槩所欲言者其他固不敢
一一及之又念萬里一書非所以通寒暄叙睽濶而已
誠亦冀萬一有補於左右以見忠告之勤不敢虛施也
蜀地自今日言之誠朝廷根本肘腋之所係而左右方
且任此重責據此要津其於舉措之間悔吝安危所係
不可不深長思也將相和則士豫附惟平唱而後勃和
艱難時相勉以忠義必郭動而後李應此前識之所已

試而後來之所當法也惟左右宜念之毋速近功毋貽後患四方善類所以期望乎門下者也此外復奚足道惟萬萬為廟朝愛重不宣

問候陳都大

某晔在泉城治任將歸始知左右有浙漕之除聞命即西某念遠去函丈自此暌隔誨席蓋嘗因便一布記室之問不審曾得闗徹聽擥否某去秋還里即洊聞杖節入蜀萬里出使盖由精忠壯節見於已試深結𠰥知寵

命益厚大用有階屐仕兹始搢紳士大夫所共慰悅匪直蜀人之公願也抑正直靖共自信不回久矣繩準平直之下豈無側目者捫參歷井膺此賢勞之任豈曰無因而然哉然金之百鍊水之萬折其性固有根乎一定而必不可易者豈以險夷而更其操乎近聞旌旆西去已踰岳陽其距秭駕亦無幾日矣即辰浸涼恭惟攬轡慨然不澄自肅感望隱然已介燕閭之備福起居佳勝眷集均裕某里居踰年粗安區壥之守静閒無事遂得

杜門壁觀稍收放心為自牧計而質弱機鈍未釋疑情礙膺之物何時曝然頗有此歎耳某一自還里即欲布叙問禮而介居每乏便郵惕時玩日坐成睽間以至于今今也子浩都幹之行而不可以失竿牘之脩又聞其厭於書郵且將為嵗羮之舉某念苛為禮節而不免於自浮自沉則欲勤而反成曠闕是以止於幅紙惟布露胷素之所欲言者而已蜀陜形便勢利實南戒用武之國於其攻取有建瓴之易其守禦有天府之固而世之

事體有難言者交驩平勃之策基於陸賈一言之間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要在察乎幾時之宜耳此外復何足重勤聽瑩

拙齋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卷七

宋 林之奇 撰

書

上宰相書 時在書省

九月某日具位某謹齋沐惶恐百拜獻書于某官鈞座夫所貴乎豪傑名世之士者惟其能任天下之重也任天下之重者必能以其身當天下之患卒然犯之而不慴吾固有以待之者矣無故驚之而不動吾固有以察之

者矣夫然故雍容廟堂而精神之運可以折遐衝於萬里之外誠非凡庸之見所可俄而測度也易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迅雷風烈有可畏之威而且出乎人之所不意在常人之情鮮不為之變色易操而由君子處之方且優游無事其所立之方未嘗輒易何哉彼誠知雷風之所自來而識其勢之所極則雖歷萬變而吾之所立常自若也不有雷風又何以見君子之常乎苻堅擁百萬之師長驅南伐為晉計者亦急矣謝安石

迺於此時命駕登山圍碁賭勝鎮以和靜夷易若未嘗聞者本朝景德澶淵之役北騎大入充斥河朔先正寇萊公實建親征之議章聖皇帝每使人視相國何為則曰酣寢中書鼻息如雷此兩賢者茍謂其漠然曾不以經濟為意則夷考其時選將厲兵秣馬儲粟以為戰守之備無一不足者而謂其誠有所圖回注措又未嘗見其為之之迹焉究其所以然者德操而後能定能定而後能應臨機制變之道固如是也不如是世亦何貴乎

豪傑哉某愚不肖昧於治道竊觀朝廷與北邊講信脩睦固結和好以休兵息民民之不識干戈戰闘之事者二十年於此邇者道路傳聞若有變於疇昔中外人情以淺意料之以私衷度之初不能無疑信相半乎其間獨幸夫廟堂之上深圖遠筭固已前定乎胷中而視彼之從違去來未嘗不置之度外故其不易方於所立者如山岳之不可揺而民情頼之以安國體頼之以寧是豈褊中狹量輕愠易喜者所可涯涘哉夫鷙鳥將擊必

匿其形善用兵者無赫赫之聲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其老弱羸畜者是乃所以要利而欲戰也使彼誠有意於用兵則其謀愈深其迹愈匿必將示我以無足畏之勢矣今則不然兵之未動而其所經營都邑器械川陸道里土功之役凡道路之人舉得而知言之其然豈其然乎北人之俗安於沙漠而以水草為生射獵為娱元魏徙都洛陽當時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心之所樂矣大梁我中國之舊都也彼何樂於是而欲亟居之乎

使其果遷而居焉亦豈彼之福也哉赫連勃勃亟戰有功羣臣勸其舍統萬來居長安勃勃曰我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界裁百餘里我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勃勃此言誠是也都長安者虛名耳而失統萬之實利焉則赫連夏必不爲也汴都之距邊關已遠矣而邊關距彼之舊庭又其甚遠彼曽不顧兩河結集之黨兼其前諸蕃部落之强擣其後乃

舍實利而徇虛名獨無赫連勃勃之慮乎劉元海石勒苻堅慕容垂皆英武絶人足以雄視朔漠其所以經營中夏不旋踵而覆亡輒及之者惟其不自安於舊日之俗而僑寓於未習之鄉如棲虎豹於江湖困蛟龍於原隰豈能一朝居耶故凡近日傳聞已甚之談疑似無實之迹皆未必然也然有一於此天下有大信惟中國禮義之鄉為能守之惟仁聖之君忠厚之佐為能履而行之春秋之時秦楚齊晉諸國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而會

盟興焉始未嘗不相要以信而其口血未乾渝盟以逞者衆矣何則信固難守而難行也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我之能信可必也其安能使他人之心亦如己之心乎婁敬為漢建和親之議以謂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冐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冐頓在固為子壻殁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司馬溫公論之曰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義之人能

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冐頓哉且冐頓視其父如異族而獵之奚有於婦翁此其意葢謂冐頓强暴之心固難以信義望也使彼誠能推信義於人而必不肯殘民於鋒鏑之下則固不忍為鳴鏑之事矣彼則有大忍焉者而吾顧以常不忍人之心望之婁敬之術踈矣今之南北通和葢二十年久於和而不欲復戰者亦人情之常也茍不欲復戰則其所頼於和者重彼知吾之重於和故每出其虛聲而示吾以欲戰之意非其果欲戰也將以

堅吾和也是以常執其機以要吾而吾必黽勉以從之如是而和故信不可保而其和難必也欲和之可必則宜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機在我然後操縱予奪惟吾之所欲為章聖澶淵之役既與契丹約和之後中國長無北顧之警者用此道也當契丹擁兵南來其意固以中國為厭兵而憚於戰鬬也曾不知吾中國所以為戰守之備者有素矣當是時雖朝臣有獻避敵巡幸之策者而獨畢文簡公寇萊公力贊章聖為親征之舉契丹

既不利於北平又敗於保州又敗於定州知中國之有守備而無畏乎戰也於是情見勢屈而王繼忠致書石普始以契丹之意來求和由是曹利用銜命出使以議和好而親征之行初不為之少輟也夫其始為親征之計者以彼之欲戰也彼其既請和而通使則不戰必矣鑾輿固可以毋動矣章聖皇帝方且謂輔臣曰戎人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已許之然亦宜為之備朕已決成筭親勵全師況敵人之情未易遥度若盟

約之際别有邀求當決於一戰可再督諸路將帥速會駕前仍命陳堯叟乘傳赴澶淵北寨密諭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由是大駕順動親督六師臨幸澶淵歡聲沸騰士氣百倍契丹再失其帥褫氣奪魄求哀請命惟恐不免至是而後許之以和故能使邊遠之人審知戰之為害和之為利乃可長久也彼其人懷章聖之恩而不忍負畏章聖之威而不敢犯雖百年無戰可也由是知和則不戰戰則不和而無憚於戰者是乃所以為

和也今之欲使北邊保其和而不失者惟其以章聖澶淵之役為法無憚於戰而已矣苟無憚於戰彼其萬一不顧和好之重而稱兵以南來則吾所以待之者亦惟聲其背盟之非而會師以遠涉有進而無退此不易之至計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將欲有事而無憚於戰必於無事之時先為可戰之備以待之戰之所須者不一而足士馬也器械也城池也貲粮也芻茭也舟楫也俱不可以無備而其要則以人材為先兩軍

相交惟人材之裕然有餘者勝而勢之强弱衆之多寡不與存焉謝安石挫苻堅於淝水議者以為幸而勝非也堅之發長安戎卒凡十餘萬騎二十七萬號稱百萬旗鼓相望水陸齊進其勢非不盛而安石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幼度為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帥衆共八萬距之雖衆寡不敵而較其人材之優劣則幼度之徒固足以吞苻融姚萇輩有餘矣堅之登壽陽望見晉兵部陳嚴整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觀此則晉之

人材可知已是以雖有如林之旅而其將士不競則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而聞風聲鶴唳舉以為王師至又奚以兵多為哉故養人材於無事之時以待有事之用不可不以為急先務也凡天下之所謂人才者三其一曰文章華麗可以丹青帝典藻飾王度者其一曰持身嚴操行確所為周備謹密初未嘗有纖瑕微纇之可指者又其一曰沈實通敏有用之才可使謀帷幄專方面而能定難於猶豫之秋應變於斯須之頃者三

者皆才之可貴者也而有用之才為最難得此其為才以文采則未必過人以細行則未能無缺而沈實確然有益於世故為國家者養才於閒暇之時以待倉卒之用必多得若人而後可由前二者之才其文非不工也其行非不謹也以之當平居暇日羽儀朝廷可矣一旦乗之以緩急往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非所與共患難者也𪥠士元曰儒生文士豈識時變識時

變者在乎俊傑然則攷其可與共患難者亦在多得夫識時變之俊傑詎可以専仗乎儒生文士哉今之人材彈冠應聘而至星列棊布乎職位之間可謂甚盛矣然由前二者之才則多而由後之所謂實用之才則或者猶患其寡夫有用之才必待用而後見今其未用之於臨機制變之地也何從而知其為寡乎葢以近十餘年來凡任職乎百官有司者其畏謹退縮常有餘而肯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事無難易惟在乎任之而已乎

居而肯任事是乃有事之日所以能任患也邊鄙不聳
上恬下嬉惟是簿書期會之間循繩墨守規矩之不暇
苟有一利之可興一害之可除雖心知其然而囁嚅趦
趄畏首畏尾遠嫌者不肯議避謗者不敢為如是而冀
其任患未易得也用人之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
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文章行藝之士不乏於此
時閭閻秩秩如是足矣惟是實用之才智謀之士可以
備煩使而膺劇任者要在於求之不病其廣得之不厭

其多所得之無窮則其應天下之變亦且無窮矣章聖
澶淵之役其一時人才所頼以制敵者以其文章言之
則未必工以其細行言之則未能無缺所以能挫強敵
而奪之氣者一皆可用之實才爾故其扈駕則王超李
繼遷高瓊其守禦則魏能石普張凝田敏王瑰賈宗李
延渥其漕運則張齊賢丁謂董龜正李亞蔔其約和則
曹利用此其大略也若其他姓名見於國史者甚衆凡
此人材非其至於有警而後求臨戰而後得也其養之

有素則縱横顛倒惟吾所用爾盖天下之才隨叩而鳴隨唱而應未有吾以是求而彼不以是至者特患不知養之於無事之日而欲用之於有事之時則倉皇四顧莫知所為果能定大業而立大勲乎譬猶養木者必有以灌之漑之則可以兾其為棟梁之用養馬者必有以芻之秣之則可以兾其為致遠之用彼其號為實用之才智謀之士亦必翹然有以自異於人而不甘與凡下者伍也如能養之於閒暇則為機益深為力益鋭為志

益廣出而任國家之事宜其綽綽然有餘裕矣不養而求其用是何異不灌不溉而欲木之支大厦不芻不秣而欲馬之致千里胡可得哉伏惟秉鈞之下以章聖之既效者創為一定之規模主張而力行之則吾國益強吾政益舉内治已立何外攘之足慮哉區區管蠡之見幸賜鈞念某下情懼惕之至

上宰相書 時任福建市舶

某寘頑之質疇昔荷門下知獎成就之大賜鈌然未知

所以報稱洪造之萬一者而疾病痼之俾不獲以駑鈍自効今者恭遇鈞旆還朝再持魁柄以彌綸海内之務賛翊聖主登崇英俊以開創太平之基業某當此千載難逢之㑹幸而沉痼有瘳誠願伸喙披臆一展胷臆之所欲言者以圖報恩造之萬一豈敢泯默以自棄於妄庸無取之域哉某竊觀聖朝近日厲兵積粟脩車備器圖為大舉將欲㕍牙犂庭深入朔漠服頡利朝呼韓以紓吾中原士馬之憤氣盡還祖宗之土壤蓋有日矣廟

朝之上宗工碩德講之既熟策之既精方且旁諏博訪
不遺一介之善此正儒學之士披肝膽露情素以自竭
智勇之秋也果宜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哉某切有區區
蠡管之見願借竿牘之勤致諸門下自謂稍合時宜未
知果可以裨助朝議之萬一乎姑試陳之惟門下擇焉
某竊嘗謂天時有機地理有宜行其機天不能使之敗
失其宜地不能使之勝是以自古英雄之大有為於世
豪傑將欲出而赴功名之會者固自有進取之常勢存

焉唐一行合兩戒山河分為南北二紀南紀之地經緯吳楚纏絡江漢雄據山河之半而惟以巴蜀為負險用武之國葢巴蜀者南紀之首而江漢上流固其尾也昔者三國鼎峙之時劉備得其首而尾不掉孫權得其尾而首不振是以兩無成功孫權之於吳非無賢能非不英武然而筭計見效卒以不贍者何哉葢由江左以圖中原非所謂進取之常勢而其進取之常勢實在南紀負險用武之國則巴蜀是也古之人由江左而得中原

收成功蒙顯效盖有之矣劉裕桓温其人也温之舉也以先得李勢裕之舉也以先平梁益莫非用以為資也然則由江左以圖中原必以巴蜀為進取之常勢其理昭然無疑矣譬之人之四支百體平居暇日脩容儀飾言動固不可以闕一至於與人鬬則用力舉在其首焉有與人鬬者不由其元首之力而可以求勝乎由江左而圖中原縱使其兵謀將略能以僥一時之勝如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論其勢力之所至固宜有天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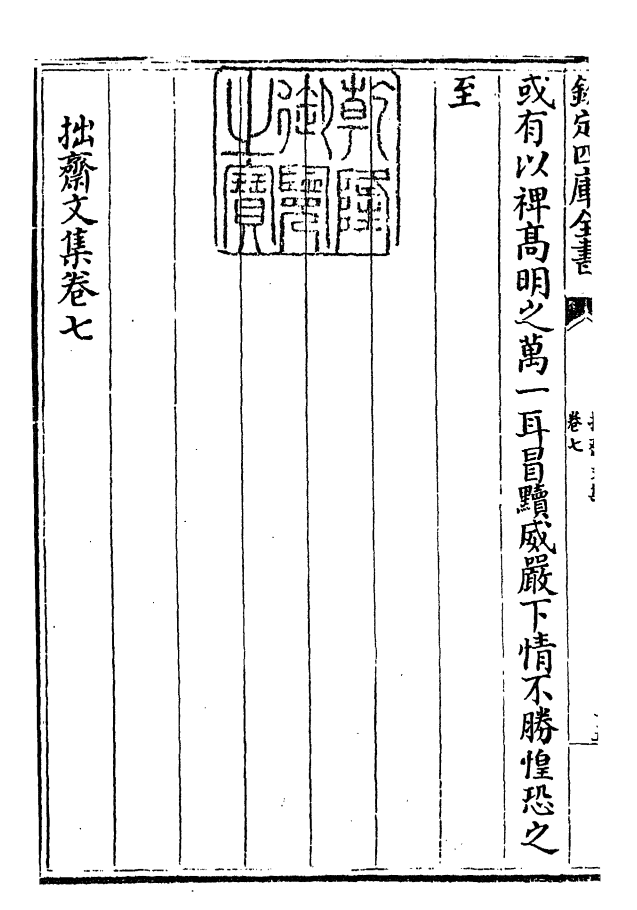
半而曹操苻堅厄於此時一敗塗地瀕於死亡不能自振宜其乘勝席卷中原之地以全三光五嶽之氣立成帝王之業為萬世社稷永永之傳此破竹之勢也然而吳晉之所幸者惟此一勝耳一勝之外曾不得中原尺寸之地是何耶盖由江左而圖中原必非進取之常勢雖秉此二勝者尚且無以善其後而況其瑣瑣者乎朝廷比者肆六月北行之師前茅所指曾未旬浹遽已有虹縣符離之捷捷音所暨驩聲喜色周浹環宇某於是

時實持此窺管之見固執不變方且以平昔胷臆之所懷者為王師旦夕慮之偶有專介部本司綱運至淮上某不避僭越遂以區區此言為督府參賛舍人諸公言之未幾忽聞王師覆於符離其所挫衂視疇昔之勝有不足償者某妄庸人豈敢繆謂未戰而能知敗徵蓋以天時之機地勢之宜而審觀之實見夫是理之昭然是以設為不易之論如此今既噬臍之不可悔矣敢復以是為門下獻竊謂王師他日必欲北首以圖中原復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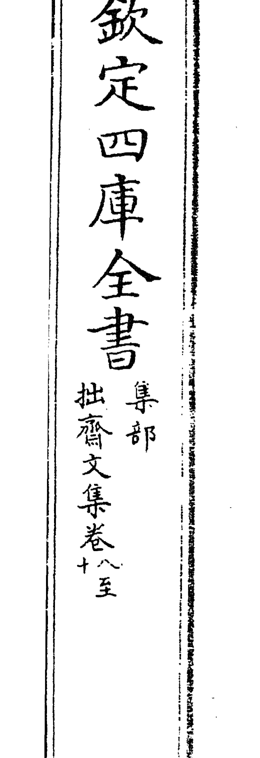
壤其勢必宜用巴蜀為資諸葛孔明所謂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一軍出秦川者此實不易之常勢也桓温劉裕之功可覩矣或乃浮江涉海以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絶塞徑拔朔庭此非不可以望焉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非所謂進取之常理則必不可以一望十全之功也夫兵不厭權時焉而已先人有奪人之心震霆不必及掩耳是也後人有待其衰取果者須其自落是也王師曩日既已驚泗宿震亳汴一勝一負更相乘除則彼既知

掩耳於霆震而不失為奪其心矣為今之計者固當巽以行權遵養時晦假之歲月謹吾內脩外備使江淮藩蘺之圉截然有不可犯之勢然後為進取之常勢因用巴蜀為資出於負險用武之國以乘其自潰自落然後取之不亦便乎政不宜若是其亟某眇才踈遠率爾有言遂僭干于廟議誠為犯分誠為躐等顧以受門下深知政圖所以裨補萬一用之所在遲之歲月不可追悔者是以屬因専介即遽為門下言之誠冀愚者之一得

或有以裨高明之萬一耳冒黷威嚴下情不勝惶恐之至



拙齋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拙齋文集卷八

宋 林之奇 撰

書

上王參政

某嘗學詩於三百篇披之味之習之熟之詠之歌之竊以謂無如衛風淇奥之詩為最美最善也夫三百篇之詩出於温柔敦厚之作皆古詩也其被於國風雅頌之音則皆古聲也刪其不合於理而存其合於理者則皆

經夫子之手也而獨有取於淇奥之一詩者何哉蓋是詩實具六義四始之體而他詩無有也雖文武成康雅頌之詩為治世之音然雅止於為雅頌止於為頌而已俱未若是詩之備也某嘗潛心於是詩而商論之矣觀其序謂是詩也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序之此言其發明此詩之旨可謂深切著明矣武公為周之蕃宣於外而德盛業崇其一時之諸侯莫加焉故舉斯衛國之

政達之天下而進為天子之上公其政亦猶衛也詩人作是詩以美之而序者撮其樞要為之發明以謂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其德有三焉有詞章一也能聽規諫二也以禮自防三也三德而有一於此已足優於天下矣而況衛國乎此序詩者之所以為善學詩也今推序之所明以求於詩蓋有可得而言者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蓋所謂有詞章也匪者詞章之可見者也他人之文

章能取況於一物已彬彬然而可觀武公兼是數者而有之美孰加於此乎寛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所謂能聽其規諫也武公之在春秋之世最為能聽規諫者國語載其年數九十有五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其在耄期之歲居輔相之位猶孳孳於箴規如此其至況當其春秋鼎盛之年方如緑竹之猗猗青青乎寛仁也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言武公

之待卿士有寬仁綽綏之度凡以規諫來者無所不容
也或其言之有過而推其樂與之誠方且以一張一弛
之道亮其善戲謔之不為虐矣此武公之盛德也瑟兮
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夫以武公之年高
德劭為世壽俊當時卿士之秉重較者孰有出其警蝨
之見而能補其德善之萬一乎而武公方且恂慄根乎
其中威儀華乎其外惴惴焉若有所甚畏焉想其威儀
之赫咺其必如鄉黨之稱孔子有所謂翼如襜如之容

矣其自防以禮至於如此則其德之所就又為何如哉詩人以是形容武公之盛德而言其所以入相于周者由此葢舉衛國之人咸稱願然而樂其如此也故是一詩之在三百篇之中獨為具六義四始之體焉詩之六義一曰風風也者有以風激而微言之也此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是也二曰賦賦也者有所鋪陳而歴言之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是也三曰比比也者有所形容而喻言之也如切如磋如金如錫是也四曰興興

也者有所感動而借言之也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也五曰雅雅也者有所稱述而正言之也寛兮綽兮猗重較兮是也六曰頌頌也者有所形容而美言之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葢不必乎闗雎鵲巢之類而後謂之風不必乎鹿鳴鴻鴈之類而後謂之小雅不必乎文王生民之類而後謂之大雅不必乎清廟那之類而後謂之頌由詩人之詞分是六義而四始在其中矣此淇奥之詩所以具六義四始之體而在三百篇之中為

最善最美焉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不惟後學者之所宜盡心雖孔門之學詩亦尤留神於是一詩焉夫子於大學之篇葢嘗舉是詩而為之訓釋其義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葢言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無它焉唯其有是盛德至善民之所不能忘故也子貢之學詩亦然子貢問貧而無謟富而無驕何如夫子曰可

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得於此詩之義而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夫子從而稱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葢亦言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無他焉惟其富而能好禮是以其能聽規諫至于如此也夫惟淇奧之詩見於孔門之所稱述者如此見於作序者之所發明者又如此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耄期蹈道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享天下之備福而不為

過者豈偶然哉某愚不肖自弱冠知書以來固已三復是詩如南容之三復白圭心滿意得而不能釋手矣年日加長閱世浸熟而益知初心之可信每謂在三百篇中若召南之甘棠衛之淇奥鄭之緇衣皆盛德事人之所欲致意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然觀近世之為政者因陋習簡鮮克由此蓋嘗掩卷太息而浩歎夫盛德事之不可復見矣伏自判府端明參政之為政於此邦也一年而民畏二年而民愛三年而民樂行將以政平

訟理之課最闢徹乎明目達聰之朝而入相天子某採
諸輿人之所稱頌而退揆乎愚昧之所沾蒙輒以淇奥
之所稱道者而擬倫焉竊謂淇奥之美衛武其所以入
相于周者惟其有詞章也惟其能聽規諫也惟其以禮
自防也是以其上獲乎君下獲乎民昭升敷問咸臻其
極焉今某官之所以藹民譽對主知將遂入相于天子
以鈞陶乎四海九州之衆者亦是物也某在閭俗比屋
之中所以知盛德至善之舉合乎淇奥詩人之所詠者

葢身親而躬履之誠知夫有此三徳之備而非得之臆度之餘也是以形諸翰墨不揆狂瞽而冒獻此詩之說以預為自衛相周之慶不自覺其為辭之費禮之黷也昔鬷蔑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焉某自聳觀神明之政以來懷此淇奥一詩之見欲陳諸門下久矣而未得堂下收器之便也今既可以言矣不避夫辭

之費禮之黷輒冒昧而僭陳之姑令足以表見夫言之不可以已焉者而已非敢有他冀也

上何憲

某嘗觀孔子有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雖四言而實一言也其大要為講學而言也講學而明則德之必脩矣聞義之必能從矣不善之必能改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惟講學乎夫學者聖人之極致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

皇無非學也六聖人之所以汲汲者以彌綸天下之事業為學者仲尼環轍天下卒老于行於事業無所施設則惟以講學為其事業六經之書皆講學之所成就也論語之書皆講學之所見聞也三千之徒七十之士四科之目其朝夕所以肄習乎洙泗之上杏壇槐市之間閭閭秋秋濟濟翼翼者捨講學無餘事矣故講學而盡其道莫夫子若也今其言方且以學之不講為憂豈夫子於講學之功而果歉然有所不滿於心乎非然也聖

人之言此將以啓發世之學者使之進進於是則無所復憂也夫子之於禮經蓋嘗極論夫講學之功以曉學者矣其言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致樂以安之學之必有講猶耕之必有耨也耕而不耨雖有善稼而荆棘草莽雜然生於其中求其郁茂叢密没世而不可望矣惟學亦然禮以耕之義以種之良田美種既得而施功於此不有講焉此茅之所以塞其心也此學殖之所以將落

也此鹵莽滅裂之所以報予也雖欲聚之以仁安之以樂亦無因而至矣故繼以治情田者五而講學以耨之者其要也古之善學者有弗學學之而其不能則必不措也有弗思思之而其不得則必不措也有弗辨辨之而其不明則必不措也有弗行行之而其行不篤則必不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夫既於常人之情用其千百倍之功則豈以少有得而措之哉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道也愚猶可得而明也况於明

而益明乎槩猶可得而強也況於強而益強乎博學審
問深思之於其始力行之於其終而必其辨之之明於
其中然後見善明而不為異端邪說之歸故所以為誠
明之學者五而講學以明辨之亦其要也然則學之不
講豈非聖人之所宜憂乎學於聖人者雖其所得之粹
駁所入之淺深固自有差等然究其處心無非以講學
為其急先務者如子貢之於詩是其師弟子之間相與
講學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悟於詩之切磋琢磨之義夫子許其進於講學之益而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有發於詩而曰禮後乎夫子亦許其講學之益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此二者其為講學之功深矣然猶必有所答問辨論而後能推明道學之益焉其辭費矣非其至者也德有進於是者則無所事於

答問辨論而深造自得之者曾子是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則於一唯之間心通而黙識之雖一辭不必措也其為講學之功抑又深矣然發於一唯之間以會一貫之理猶且容聲也德又有進於此者一唯之聲亦不可得而聞也顔子是也夫子稱之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殆不容聲矣曾何一唯之贅乎此其為講學之功深之而又深矣

回雖不容言而夫子猶有循循然善誘者存德又有進於此者則兩忘言矣溫伯雪子是也其見仲尼初不言也仲尼亦不言也相得於目擊之間而道存焉如以燈對燈光光相涵以鏡對鏡照照相入至於是則無講亦無學也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耳順而目擊焉者此夫子縱心踐形之地而溫伯雪子亦進於斯此其所以與夫子並立於至聖之域而無以復加焉者也雖然此聖賢之所獨進者非可以常理期常材到也惟子夏子貢

之有所答問辨論以推明其理而輔益其學者此則中人以下之所能學也某之愚不肖碌碌無以逾人者而自知書以來獨嘗刻意於是雖窺及肩之牆不得其門而入然啖甘蔗之境則已漸知其味矣頃在三館所從者多得海內之耆英而朝夕與之周旋蓋亦忘寢與食廣求博取以究心於講學之益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去國南來塵俗汨沒世故侵奪甚矣方且離羣索居聞見單狹而掩杜於環堵之室學之不講而私以為孤陋之

憂者葢十年于兹矣當此之時如逃虚空之久聞人足音固已跫然以喜況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不自意兹者一見大君子而受知於頠揖之間剖心於立談之頃聲氣之同臭味之合有不期然而然者遂蒙台慈洞照其衷略去勢位謙光下濟特榻延之高軒過之開以親炙之期許以直諒之益俾得日奉燕申以商榷此道退自循省某之所以一旦遽然得此於左右者豈非偶信其區區講學之功而望其或將有以致涓塵之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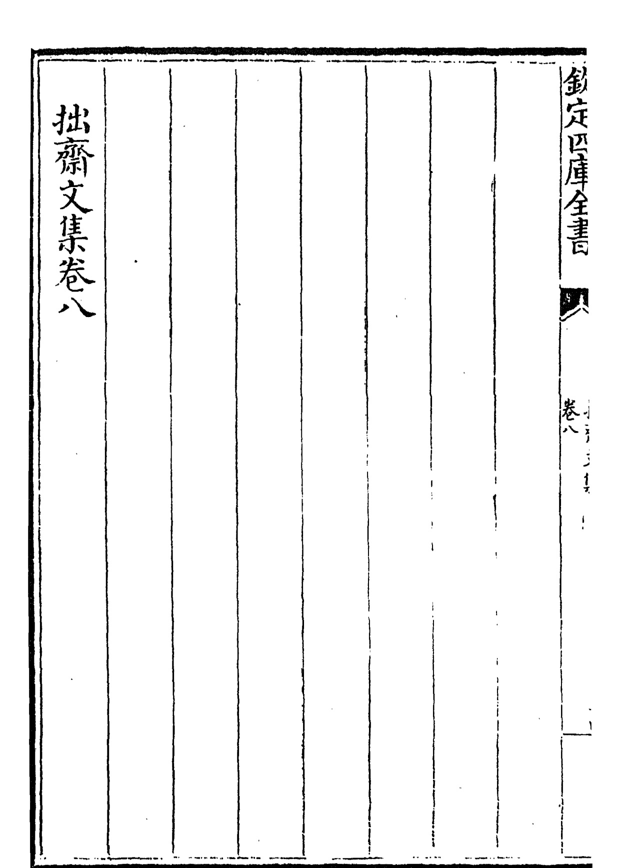
乎某之寸心誠知夫有講而後有學也茍無講則無學矣故凡某之所為多識前言往行以為蓄德之具者㑹歸於講學之一理而舉無遺者不可以歷陳而縷數也姑以其一二尤章章者言之論語之開端既以學而時習之為可說矣然必至於朋來自遠而樂之者盖講學之樂也學記論士之為學必在乎博習而親師論學而取友然後謂之大成親師而必其博習取友而必其論學者盖講學之資也論師友淵源者以為大川三百必

求之師支川三千必求之友師所以教其大友所以輔其小皆如川之方至焉者盖講學之衆也前輩論作文必具三多而有所謂持論多者講學之持論也古人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者講學之夜話也先達云世之君子凡見前輩者其淵源自别雖不及見而喜商論前輩言論風旨必與常人不同者講學之商論也邵康節之觀物内外篇窮盡天地萬物之理者講學之觀物也張横渠之正蒙書發揮内聖外王之業者講學之正

蒙也夫惟一講學而有如是之多益焉某之今日乃實得是多益於左右何其幸之多也某之軍氣其不競也久矣茅塞此心學殖將落且將入於鹵莽滅裂之域而為下流之歸者其塗窮矣今左右實以鼓噪作之以介胄先之某雖不敏起懦志於棄甲曳兵之後賈餘勇於任重道遠之塗請事斯語於此拳拳服膺於此欲罷不能於此殆將推洪毅之才心努力於斯道冀其萬一之有聞者是某今日區區之志願也閤下既矜念其愚而

樂與之進則某方將朝夕求侍博約之誨於函丈以深究商賜講學之益庶洊進於黙識忘言之地豈不韙歟蒹葭之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迴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某嘗竊謂是詩也亦講學之詩也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云者此言學者之待先生長者之教誨以收斂成就之猶蒹葭之待霜露而蒼蒼然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云者先生長者之所在寔道之所在也遡迴從之道阻且長者先生

長者而或在王公大人之位苟願學焉者方且以勢利之私求之所以求者非其道則孺悲之欲見且將辭以疾滕更之在門且將不見答矣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者求之以其道故王公大人之所樂得而教育也某之卷卷之愚所以求於門下者意實在此惟閤下念其悾悾之誠如是之不苟合也而嗣與之進



拙齋文集卷八

拙齋文集卷九

宋 林之奇 撰

書

答劉先生

某晚生無所知識懷居里閈方且以不得從師學問為歎豈敢受徒講學惟士人相與習場屋事業耳偶誤來者稍多出題讀課遂至罷費心力去冬瘧寒之疾正坐此也然以事有未獲已者故心知其非而猶為之每以

自愧果以上貽先生之念茲蒙誨諭諄諄仰認愛存之厚意且知其得罪於先生者大矣三復斯言感愧感愧謹當遵承庶以不忘先生之大德也某比因經界執役之勞竊因自思學者之為學不專在書冊子上要須事事是學方為有用工夫舜之在歷山伊尹之在莘野顏子之在陋巷豈以文字語言為學哉正惟事無非學者夫喜怒哀樂貧富貴賤從違得喪安宴勞苦日接於其前者紛然萬變而不窮不知古人之學果何以至此小

用之則為委吏而會計當為乘田而牛羊茁壯長大用之則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此雖大聖人之事然學者所馴致于此者盖必有所入之塗矣愚暗未知其說敢求先生一言之誨釋此蒙吝下情不勝蘄望之切

寄遺逸先生

某昨者春夏間連辱先生賜書誨以為學之大要諄諄開諭不啻若親提其耳而命之者私所慰懌無以云喻

方欲布謝適遭李表兄之喪哀切倥偬是以雖欲請益而未遑也因循及今且復累月矣胷中茅塞卒未能有所啓發敢因通問輒復伸布區區之懇重念某以至愚極陋之資加以離羣索居之久蓋嘗以學問之不進為疑然反而求之於心則懵然莫知其所以受病之處中奉先生二書皆以剛健之德為教三復太息始覺其學問之所病者正在於此先生之言可謂見其肺肝矣蓋由某器質昏嚚而加之柔懦是以臨事類多乖誤縱或

有審知其是非所在之時而其勇又不足以有守亦往往知其非而為之此其為疾固已入之深積之久而不可救藥矣因先生之教而稍自覺焉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信哉此言也謹當以乾之文言彖象朝夕誦之以無忘先生之大德而冀以起此昏懦之疾也然竊意以謂始於君子之自強而成於文王之不已此實聖人之學也而學者之進於此所以為日用之功者必將有本末先後之序也諸爻文意類皆以學問進脩為說不

知當以第幾爻之所言者為始學進脩之階其逐爻之次第積累以至於位乎天德者其先後等級當如何也夫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惟天下之至正為能充其大丈夫之實某因先生之教竊不自揆將欲有志於此而念古人之所以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蓋有至要之道備於此矣求先生之一言以為據使歲月之久或得以稍變其氣質不至甘自棄於昏懦之歸實先生循循然善誘之賜某欲求益於師門不能贏粮摳衣以問而數

以書誡知罪矣惟幸矜察

上胡教授

某侍旁諸況如昔俱不足道惟苦於離羣索居之久學問殊未有得力處以是愧於先生之門耳去春蒙先生賜書因某有實頭下工夫之問為舉上蔡先生之言以謂讀書惟用得者是當時啓緘三復深歎斯言之簡要真所謂著實工夫也朝夕諷道以事斯語然某之愚意猶有所未喻者不敢自措即欲以書求益于左右適遭

李表兄之喪哀切倥偬故雖遇便而不獲一言既而聞先生遭罹憂患未終大事又未敢以此浼瀆先生之聽因循及今且復一年矣胷中茅塞卒未有所啓發敢因通問輒復布盡其愚夫讀書用得者是要在乎以其所讀者體而用之不在乎區區之誦說也不知所謂用得者為復是纔下工夫之時便取諸古人之一二言而固執之孜孜力行要之以久而後成如張横渠之恭而安十五年學劉待制之不妄語二十年學之類乎抑且潛

心玩索優游厭飫以要其自得之功然後以其所自得者而終身受用之如尹和靖心廣體胖之類乎某嘗聞范監煎三丈叔儀說伊川嘗令尹和靖看心廣體胖一句和靖潛心數日忽有所入往見伊川伊川問如何看和靖長哦心廣體胖四字云某到這裏有樂處說不得伊川首肯之和靖云某平生受用惟在此四箇字此二者雖要其至處則同然其下工夫之時或用之而後得或得之而後用則若有不同者敢求先生數言以決之

庶幾得以服膺先達之格言以為著實工夫或有所入以無忘先生之大德實畢懷懇切之望也率意以陳甚多悖於理者然如頊者妄意以謂若不求之文字語言而強索之則或至相忘而無日可見之效有此乖繆之論然後有以發先生至當之精義是以不避喋喋惟幸先生垂察

答黄晦叔仙尉

頊辱惠書閔閔焉下問之勤卷卷焉進學之篤發於辭

翰甚善甚善某是時門户適有嫁遣之役事之方殷不遑以書報也今既可以言矣試遂畢其説而晦叔聽焉諺有之曰世無科舉人不教子朝無利禄士不讀書今天下閭門鄉黨之間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者何嘗無教而家塾黨庠之内日讀百紙月讀一箱何嘗無學豈其所教所學舉皆為科舉利禄設哉豈其無科舉利禄則教學俱廢哉此言疑於厚誣天下之人然而亦非過論也今之父兄之所以教與夫子弟之所以學雖不皆為

科舉而其本心豈有不由科舉利禄而來乎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為利而學此其本心也其本心在於為利而能推為道之心充之以為大人之學者非其理勢之宜也某弱冠而入場屋強仕而從吏役某之於士之趨操志願聞之熟矣彼其平居暇日懷鉛提槧以從事於燈窓之習孜孜汲汲突不暇黔席不暇煖而每以為不足者孰非為科舉利禄計哉及一旦功名成遂得一第如針芥許而回視平昔所學固已如魚之

筌如兎之蹄而視為無用之具矣其棄之惟恐其不速也由是束書於高閣而不讀之矣其朝夕之所從事者非柱後惠文之習則翕牘刀筆之智也未歷數年而風聲氣習之所移口體居處之所養已不啻如膏粱子弟之為而無復寒素之故態矣由是知今世之士讀書為學以取科舉利禄其未得之也既出於不得已而不可以已則及其既得豈有得已而不已者哉諺之云爾者雖若過論亦非厚誣天下之人也今晦叔以宏材博學

發為彪炳之文擢第科登膴仕以光耀其鄉閭之觀酬答其燈窓之勤號為邦之俊彦而後來者取法焉自世之常情觀之其於學也可以已矣其於書也可以束之而不讀矣迺且安於衡泌之棲遲甘於韲鹽之淡泊其讀書為學之意方興而未艾是以藥然見於辭翰者勤勤懇懇其所願學之志甚乎飢渴者之於飲食也抑不知晦叔之志其於學也可以忘矣而念之不置其於讀書也可以略之矣而講之益詳果欲何所用之哉果何

所志而能不已於學哉凡晦叔之所為汲汲然有求於某者皆過也某私自循省其胸中之所記憶紙上之所獵涉而偶為鄉黨之所信重者皆場屋腐蠹之餘也蜀狗既陳不足重尋之矣將何以應晦叔之需求滿晦叔之願欲乎雖然有一焉歐陽子有言曰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黄太史有言曰棄書册而游息書味猶在乎胸中此則大人為道之學也晦叔之所願豈非將欲樂歐陽子之所樂味黄太史之所味乎歐陽之樂無絲竹

而娱非世俗之樂葢至樂也黄太史之味無鹽梅而適非常羞之味葢真味也樂此至樂味此真味者靡不有初而鮮能克終也晦叔試知此樂此味之淡而不厭焉必遲之而悠久然後有以見其高明光大皆由此而進矣某嘗有志於是而未得其門而入也方且願為副車别乗以共推於九達之逵如砥之周道焉晦叔姑且遲而待我我將俟其奔軼絶塵而瞠若乎晦叔之後矣瞽言如此未知是否惟晦叔裁之

答陳景衛

景衛祕書尊兄昨者王增城之官以尺書附其行尋聞既徹視聽而隨有報章之賜矣不意見奪於波神悵恨經年未已也今茲增城介來既辱聲問且復以故歲所賜者為貺得之驚喜又不意去珠之復還也披味再三辱眷予之意益廑而教載之誠尤篤自惟亡似何以數千里得此於景衛雖不以時嘗其何後之有感慰感慰即日膓寒粟烈尊體復何如恭惟涵養之久造道益深

某里居奉祠諸況粗適病體年來浸以強固雖體力猶有少虧然起居動作亦幾乎全矣兒女之累近畢安貧委分遂覺日有餘閒晏然無事幸莫大者聞景衛近失中壺之助此亦古人進道之一塗顧所以處此者如何某年益加長而日新之功缺然學之不講其殖將落矣永惟前脩益遠世論日卑為善者少索居孤陋當此之時在朋友善類中得失一兩人便覺有低昂輕重之勢其於已事所繫者非輕也是以思見景衛不啻調飢每

得景衛書則至於喜而不寐也所示論語解義誠哉是言某昔者聚學里巷鄉人誤相聽服此說本為青衿之子言之非所以喻成材之士也兒輩隨聲記録遂成書形於刋鏤豈某之本心哉自有此書某每一見之輒有靦𩔖之悔雖欲滅跡掃除已駟追無及矣更沐開喻何愧如之龍斷之論尤為精確然某之繆戾形於此書者顛末皆然景衛既不我遐棄尚願一一垂示雖既往之悔尤已難湔洗抑聞過而改在淺陋猶有望也增城持

書者自長谿來索報字苛甚匆遽布此少見卷卷仰德之私歲晚惟蘄任道多愛

復李文授

傾蓋雖新耿耿良覿如懷故舊忽辱貺書慕上之意甚勤而問學之念逾篤其為禮際善矣顧如某之不敏其何以稱之悚側悚側某生身介僻困學最晚加以從師友之日淺資禀涼薄汩沒世味十寒一暴無深造自得之功竭來此邦索居孤陋儳然其躬日懈日忘愧負初

心多矣不自意左右過聽猶用故意求之恵然肯臨以
道學相磨切期將共進乎是懦衷淺志此勇不作久矣
今左右復援桴而鼓之忸怩動乎中憤悱激於外始復
振發竦動慮衡心困勃然有任重道遠之思不自知其
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左右天資粹美而少親過庭之
訓蘭馨玉潔目濡耳染其絶去常人遠甚且將虛己好
問如此此其於道也如水東注而車南指茍不息之誠
加焉其至可必也三復來音陳義甚高而允執譢柄汲

汲然若將有求於不肖者顧某方將求益於左右其安能有益於此乎雖然厚意不可以徒辱也輒以管穴之見率爾為報而左右擇焉非敢以為是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學顧所以養之者如何耳古之學者其禮樂聞見視聽之所接莫非養也去古既遠凡學之所賴以為養者銷亡殆盡無其具矣獨有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今猶古也譬諸草木苟植之得其地無傷其根無揺其本培壅灌漑之功既至則其枝葉遂茂日

加益而不自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矣吾儕既不生於中原衣冠所萃議論所出之地又不及見承平無事大朴未散之時惟其前輩言行出處之大節得於所傳聞者要在好古敏而求之如飢食渴飲之急如農之於穀工之於器商之於賄無斯須可離以是為學則日新之功可期也某躬所不逮言之有怍而輒以貢於左右蓋念非是無以答左右之勤亦蘄與左右共致力乎此也抑來書所得復有某淺陋之所未喻也復不敢苟同

也試為左右辨之夫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釋老之學絕滅人倫其過大矣吾儒所以辭而闢之無他專為其高遠矣左右以儒為學其出入於詩禮過庭之訓熟矣今其論學方且以有室家為累以仰事俯育有所應接酬酢為妨於道超然有絕物畸人之意抑不知左右之意必以讀書然後為學耶其無乃出與物接則喪其所以學耶吾儒之道無所擇也無所離也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者而道行乎其間矣必將有所

擇有所離棄而人倫反而天叙然後為道此則流於清
靜寂滅之歸矣不顧左右者之為之也横渠先生正蒙
吕博士解釋頃在閩中每所誦習行役未嘗持携夢想
所念欲遣取將而來也張侍郎中庸説尋當取以寄左
右惟少須之也書府所藏有可以表見前輩邪正是非
之分終始本末之詳者願洊得其一二以起此駑散如
何扁舟乗興何日當遂晤語為期所欲言者非此能究
惟萬萬為家學自愛

答王子由

子由知縣賢友稍不聞動静遠辱惠書勤懇且蒙轉送景衛陳丈所貺誨音累紙念非子由好賢樂善孜孜不倦則某何以數千里得此於長者感德無已即日膓寒德履復何似諒惟豈弟正直神所介聽履況日勝不卑小官政是前輩為學致力要切處居下位而盡心於職事與夫在上位酬酢天人之變者無二道也大學之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語所以誨喻

為政者明甚子由之所當念也承諭邑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不免於惡何以使善不善者併好之耶某竊以謂當觀其所以好惡我何如人也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則其好我者為可喜其惡我者為可懼若乃流俗之好惡則兩不足卹也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子由之為政於斯邑誠使邑之君子能好惡人者以子由之政為是此外雖舉國之人皆非之吾行而不顧矣尚何尤悔之有還介自泰谿來立需

回字廹歲多事忩忩布此莫究顧言參瓜期不遠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惟多多為重親自愛

答張安國舍人父子書

某疇昔効官都下所閱時髦國士多矣每惟以間見長者獲識實才為幸何慰如之何慶如之故歲請違未幾某抱病竒廢偶於死中得活延駐及今餘毒猶未盡也遠蒙台慈遣介存問貺示誨翰所以慰薦矜拊之意甚厚自非德愛之誠發於忠誨何以及此披誦感激無以

名喻即日庚暑方隆共惟豈弟君子神介所聽台體起居萬福某頃得外補渡江此來宗司職事殊爲稀簡而紹興應接亦少蓋可以終日杜門靜以補病悔以補過昨則非矣又未知今之果是否思見君子求開悟之悔顧邈然千里未易遂也淮壖之圍以人而固吳人云防護風邪不過數處鄭語云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固長者之所素講而熟知者尊所聞行所知將在今日日日見

諸行事深切著明矣空言云乎哉所欲面剖非一而足瘴暑力疾姑此以為門下謝且敷方寸之拳拳惟萬為德業洪毅自愛式慰公願

某三年册府從諸彦游知我愛我無如舍人之厚感著在中未易以筆舌窮也交情急難乃見當某抱病瀕死喘息僅屬之時舍人以從臣之貴日垂存問區處醫藥念慮甚勤不啻如兄弟之親手足之助也未疾得痊實緊舍人之賜舍人去國未幾某亦請外此來抱痾切廪

且將期月矣自顧眇然初無毫髮有補公家其忸怩與在館閣時不異而有甚焉者然於私計則實便矣職事既簡又無應接犇走之勞惟是以掩門讀書一意靜默以求其在我者第愚拙無所省發猶夫人也賤疾自今歲來日以佳健起居食飲浸已復常此豈始願之所敢及哉每思故春瞑眩之頃向徽舍人洎諸同舍力主所投之藥豈有今日邪此德未易忘也疾雖去體氣力猶未全實不敢令勞故書尺曠廢雖輩下諸公猶且不講

記室之問缺然至今惟此之故有愧有愧舍人惠念之深不減疇昨特賜書翰所以記念矜恤者甚寵且專令此介崎嶇遠來此事今人所不講葢三二十年來所絶無而僅有者舍人髙誼絶俗視此何足道其實何人可以當此三復感歎非所望也幸甚幸甚地仙丹遺致尤見愛與之厚某見所服藥方惑於衆説未知所決得此遂於日下依方服餌甫數日已覺差勝矣然此藥有大熱毒資以扶弱持危可也舍人昨來所苦目疾計今已

瞭然矣耳目手足人之四體俱不可以有病耳目神之
所受神定則通手足氣之所運氣盛則彊有病於此正
惟絕慾是第一義故某屢以此為左右勸而亦願允蹈
於斯惟舍人留意共進此道以冀勿藥之喜如何舍人
異日復以黑髮碧瞳侍明光坐廟堂享壽寧期頤之福
始悟小人之為忠告也舍人春秋富器識絕人遠甚區
區之愚所望乎舍人者豈徒欲勝於人取於人而已邪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惟自彊不息務其遠者大者

為功崇業廣自愛暑甚投筆有汗如濯未能多談臨風
企向之切

拙齋文集卷九

拙齋文集卷十

宋 林之奇 撰

啓

館職謝啓

詞林待問誤膺試可之求册府儲材輒預兼收之數仰幸樂育之有地俯憖進取之罔功冒昧以居凌兢為甚竊以自古在昔繇周而來雖何才不資世而何世不生才然所養非其用而所用非素養尚介胄者倥偬弗給

字罕識丁抱鈆槧者疑信相傳經無全亥遂使四代右文之化幾為百家左道之歸歴魏晉南北兩朝培塿難求於松栢惟漢唐先後一轍江河自美於臯瀕外庭内禁以列居甲經乙史而分部藏書于羣玉崑崙之府作人以道家蓬莱之山騰實蜚聲遂揄揚於兩都之賦筭計見效宜發揮於三變之文逮本朝始集其大成肆主上克紹於先烈九域共貫十聖同心惟韞玉藏珠汲汲乎國家閒暇之際故刈蘭爨桂彬彬然將相文武之資

自非業足以造游夏之淵源辭足以發李杜之光燄研窮小學能箋爾雅之蟲魚是正古書盡知孔壁之科斗則何以希蹤前哲接武英游如某者緒本單平學惟膚淺少年好賦祇知有篆刻之為壯日窮經亦不離糟粕之末已獲叨榮乎科第且將待次乎尉曹親燈火於韋編屢絕之文聊以卒歲負弩矢於桴鼓亟鳴之地敢不盡心初無慕外之思每念執中之戒何乃衮　闕　及綸命昴來躐多士朋盍之階舉積年久曠之典以一介寒

儒而輒射策於玉堂之邃以九品賤吏而欲致身于天祿之巍實五技以皆窮豈千慮而有得巖廊博采好爵優加僅堪問於何如能知正於幾字願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葢伏遇道覺天民功熙帝載房喬藏用得彌縫輔賛之機裴度忠謀顯果斷剛明之德恢再造之業以作新庶政闢至公之路以任使羣賢與人不務於備求稱物罔愆於平施遂令凡骨輒爾登瀛寔愧頑金徒然躍冶某敢不激昂此志增益所聞讀平生未見之書往勤

學殖條當世可行之策願效忠規

謝進書改官啓 預修神宗寶訓

鯫生末至無補成書綸命畀來有慙醲賞旣積素餐之懼更懷冒進之嫌惟皇朝寶訓之聿脩以唐人政要而為法然嘗攷貞觀所載遺芳止於當朝豈若繇建隆以來疊矩存乎奕世文謨武烈各擅創垂孔思周情繼專論篹迨兹接五帝而為六固將襲二典以成三撮機要而摠宏綱貽孫謀以燕翼子兹事體大自昔才難允資

蘭臺麟閣之英俾為金匱石室之助如某者賦才甚陋筮仕未遥三館鉛黄便食無功之禄二年燈火難窮未見之書衹知服事於官箴何意攝曹於史牘鴈集湖而乗非加益鶖在梁而翼且不濡豈繄十旬䌷繹之勞能究七閏鋪張之㫖麟經甫就何所措卜商之辭衆注雖傳率多因向秀之舊竊嘗執管蠡而窺測聊復議天地於純全滲漉乎仁澤者祖宗之心堅凝以義氣者熈豐之政如彼四序會于一元肇修官制則都省六曹之職

分崇右經術則上庠三舍之科立減宗子恩澤而無怨
汰冗兵廩給而不譁惟斷乃成有條不紊矧法度更張
之始正謀猷交進之秋恢乎能受於讜言卓爾罔牽於
曲說或謂病不廣大終弗替勤儉之心有言勿語怔神
曾無忘寅畏之戒推此類規模悉備迺是書筆削大凡
實推轂之有初顧濫竽之何力恩疑與重功適會成曾
是超遷之來誠非始願之及茲蓋伏遇國史中書僕射
相公德全命世志切致君倐漢家故事以施行進堯野

遺賢而明試平施何須於多寡曲成一本於範圍雖房相奮庸惟恐用人之不及然范宣辭寵豈曰其下之能違顧蕞爾之圉功方居然而受爵強顔若此内省謂何某敢不圖以報於萬分誓永肩於一節習丘明之傳或能窺好惡之同述方朔之聞且將推道德之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湯右相 時任正字

擢自樞庭進當揆路文命夙承于帝創見奮庸膏澤盡

加於民益章得志搢紳百辟舞蹈一詞竊以天佑民而
作之君師王立相而置諸左右遠則伊虺旦奭叶賛商
周之業近而丙魏姚宋交脩唐漢之隆儻胷中素蘊之
必行斯海内具瞻其可慰恭惟僕射相公才兼數器學
造一源炳炳然温厚爾雅之文毣毣乎獻納論思之任
陸贄功多於内相迺與政幾絳侯地密於本兵宜分國
秉庸補闕於衮職式齊色於台符二人同心輔弼定金
蘭之契千載一遇君臣萃魚水之歡豈惟十年之不出

都城抑亦片言之曽瘖上意居潭府而禄養盖人子之榮莫能加歴道山而登庸由中興以來未之有某濫從册府快覩除書顧因賀厦之公言輒獻美芹之私見非敢持愚慮之千以助智者之一姑將推小人之腹而庋君子之心主職以論相為能相業以宜民為本伊欲勤施畎畆之志會當深體閭閻之情飢溺在慮而績底平成規隨相須而治載清淨論韓愈以文視班馬殆見善者機期孟軻以功如桓文孰能為之大時哉易失名下

難居命新則覲聽獨詳位高則負荷愈重況春秋之則筆則削聖人每以責備於賢必冬夏之一暑一寒小民無或曰咨於下師言所與天監自孚秩秩大猷既陳風化艱難之業濟濟多士請賦中和宣布之詩嘉與函生翕歸元化

賀葉樞啓 時在書省任校書

拜命中宸奮庸右府已驗仁人之有勇獲盡其言更覲儒者之於兵善藏諸用朝綱分總人望交孚竊以事辭

之適有時弛張之用不器汲黯正直能寢淮南之謀山甫柔嘉亦成玁狁之伐文而有武迺彬彬然言則必行斯慥慥爾恭惟剛大以直靜一而虛屬在權綱總覽之初首居風憲彈擊之地豺當路而畢逐遑問狐狸虎在山而有威誰採藜藿繇望實之愈稱格眷遇之彌隆進與政幾允惟心協擢巓樞柄庸示全才俎豆有聞實兼乎軍旅之學諫諍無隱復濟以善兵之長除戎器於萃聚之秋纘武功於艱難之業至仁厚澤既以贊九重聰明

不殺之神遠慮深謀又將垂萬世社稷無疆之福某猥以庸瑣職玆校讎顧登門之惟新豈賀厦之敢後忠嘉所發願稽行事之著明謨烈相須允為並用之長久

賀湯左相 時任西外宗丞在越上

德享天心庸熙帝載光膺冊命登冠台躔鄅置甫傳中外胥慶竊嘗謂欲知自古相業之優劣莫若於其治效之汙隆惟質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可見當時之設施注措九州同而降丘宅土洵夏禹之成厥功四國皇而

奠枕于京實周公之所以聖所過者化至誠如神舉非
空言此其明驗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嘗覩以斯道而
覺斯民者莫不然漢之丙魏蕭曹唐之房杜姚宋咸有
成績載在遺編由後世而觀之皆一見而決矣矧茲譽
處得乎身親所閱最詳斯言益信恭惟國史中書僕射
相公素髙人望蚤結主知天民之先覺有待而行王佐
之通才無施不可代言詞掖盡除書德音之長決策樞
庭兼文備武事之柄自膺爰立之拜浸成於鑠之功日

雖不足而歲則有餘威實無用而德為之本聲色不動
廟朝自尊視此三年政化之成實繫一相燮調之效問
其天時則年穀屢豐而田野闢質諸人事則兵革遂偃
而邊鄙寧欵外攘於內脩致遠懷於近悅鄰寶愈重民
瘼悉聞文學法理精其能固已恢恢而無事輔賛彌縫
藏諸用未嘗赫赫以為名卓爾可繼而可傳欿然不矜
而不伐乃論功於次輔亟正位於首台既酬前勲將責
來效一新觀聽再茂經綸此誠君子見行可之時宜副

真主大有為之望深惟其始既存挈矩之方嗣圖厥終夫豈執柯之遠某受知久矣報德缺然比緣抱痾僣請補外非敢望也方切譴呵之憂睠言顧之俾即便安之所無功竊太倉之粟不失為中都之官庀職宴閑舉家飽煖際幸若此報塞謂何顧因竿牘之修輒獻芻蕘之議不自覺其僣也姑試言而聽之用蠡測海而用管窺天見者小而於大不盡以塩洗金而以魚濯錦物有賤而為貴所資惟國家百年之治安承祖宗累聖之忠厚

仁心仁聞固已洽矣弱政弱勢未嘗無之比年以來此
弊尤甚士氣銷而直聲罕繼軍政弛而戰功寖微公卿
多務於因循中外率由於姑息督責輕則首公者少期
會慢則明信不行黠吏饕牟權寵豪奪錐刀之末輒形
於造請膏粱之冑浸冒於超昇佞諛成風畏愞避事教
雖成而患更由於不肅政已治而失乃在於不嚴是以
强敵窺伺者三紀而遠討尚且有稽權綱總覽者五朞
而皇威猶然未立道必通而後久法無弛而不張究觀

天地一元之運行每以陰陽二氣而兼濟既已極春夏之溫厚必繼以秋冬之嚴凝歲功乃成物宜咸遂理所必至天且弗違蕞爾腐儒昧於治體不腆芹獻所望瑟調固非祖崔寔議論之餘尚申子刑名之習勸上用刑若于頔為國生事如賈生蓋謂熙以凝成寬由猛濟必也曠然而大變然後巍然而有成當今所先其要有在體仁以立仗義而行奮唐憲剛明果斷之威何思不服行漢宣信必總核之政所為而成如大冬大夏之密移

非一朝一夕之驟致聖人通變以無倦天下日用而不知茂隆中興之功乃成顯相之效百里之行半於九十當念貴全初筵之告不俟再三在乎善聽雖賀厦獲申燕雀之志然移日已失蚤晚之時出位以謀僭言非禮愛之莫助顒觀補衮於仲山敝又改為請賦緇衣於鄭武

賀葉元樞啓

仍居右府進位元樞夙夜推基命之長帷幄專運籌之

任置郵傳命中夏歸心竊以自古以來兵民無異業任人之要文武非兩塗逮衰周始辨乎軍國之容乃出入之迭用暨晚唐遂分以東西之府每離合之無常私立藩籬互相矛盾馴使弛張之柄浸成冰炭之分然神而明之存乎人故通而變之無弊法皇朝損益前代之制主上祖述孫謀之貽中書政本之攸歸樞府兵符之所出旁求賢哲共持領綱如日月並麗乎九天若手足相資於一體必繇公選每得真才共惟某官學洞聖真望

高王佐自為州縣已有慷慨不屈之聲及在朝廷尤見剛大直養之氣雲龍會於千載針芥投乎一言適逢行可之時偏居言責之任明目張膽翕令士論之歸綏帶輕裘坐致敵疆之畏自繞朝贈策之後秦為有人俾婁敬持節而來漢非無筴眷注愈重聞望益隆遂繇共政之聯實冠本兵之地大忠復德孰能知之上兵伐謀宣其在此種蠡分內外之任越霸可期韓范制西北之兵夏亡無日抑非爰立莫慰具瞻鴻由漸升龜可預卜某

性資素拙地冑甚寒雖抱膝隆中初匪有求於聞達然滌器堂下嘗嘿默察於心期顧兹賀厦之初適在負薪之後皃趨尚遠雀喜徒深未遑報國士特達之知詎敢為小人姑息之愛竊謂能言與躬行有異傳聞與親見不同能言於初要在躬行於其末親見既審夫豈傳聞之可欺願強本以折衝先上策之自治知己知彼而戰固不殆去兵去食而信不可無必内脩之無疵斯外攘之可必毒藥苦口誠知非巽與之言太山微塵猶冀有

絲毫之益

賀汪侍御啓

中宸眷深南牀位進龍光游出風采益尊惟本朝一祖七宗委任臺諫之孫謀得自古二帝三王維持國家之深旨永惟朝廷所以綱紀常與宰相更為重輕假以繩糾彈刻之文而每用公忠正直之士在下者或旅進或特進初無茍徇曲止之私在上者有亟從有終從莫非公聽並觀之美國史所載遺風具存撣映六經冠絕千古

刋惟英主之勃起集此大成之永垂更化以來擇材尤謹觀其繇三臺以極中執法之選亦猶踐兩省以為大丞相之儲茍非其人不在此位恭惟侍御望高東魯業富西崑蚤為瀛洲方丈之游久顓金匱石室之藏一言而合浸當行可之時千載相逢偏居言責之任彌縫輔賛孰見用藏嚴飫優游自令理順果以特立之譽游為獨坐之揩迄將奮庸亟躋共政某夙有際會昨忝同升日陪羣彥之居浸歷三年之久談麈落屑樽酒論文白

雪陽春惟為寡和高山流水允謂知音當茲賀厦之辰適有負薪之役黽趨尚闊燕賀徒深靜惟自昔德愛之多輒既今日忠告之補敢竭管見冀有塵裨既得君如彼其專而居位不為不及願與同時之並進益行前輩之所難寢淮南之謀正惟憚汲黯之直落金吾之膽詎可無溫造之抨勿憂嶢者之難全宜念時哉之易失茲以盡言之益合乎容德之洪屬秋序之浸高冀沖襟之善葆茂介戩榖永固沖和

賀張子公啓

肇新政塗光執樞凳允武有賴斯文益光竊以君子邦家之基不有君子則何以能國善人天地之紀能用善人則可以長人民望所從國體自重共惟任由天降覺自民先楩梓待用於十圍裹麟全剛於百鍊蚤馳逸驥騰夷路以安行晚任虛舟遡急流而勇退雖三聘能移伊尹之志然萬鍾不動孟軻之心更艱難險阻之百為蓋用舍行藏之一致招麾不變通介莫窺汲黯在朝自

能致淮南之畏安石不出何以拯蒼生之窮逮茲真主之龍興果見大人之虎變仁人在上真成道德之強天下歸心共仰精神之運抑非爰立莫慰具瞻鴻由漸升龜可預卜某生身最晚去德實遥每懷取履之私莫遂摳衣之願雖未獲睹隆中之諸葛究觀原上之設施然聳聞拔江左之夷吾已愜華人之願欲喜而不寐樂固未央悵莫預於鳧趨詎敢稽於燕賀小草無用豈能有益於良醫大鈞所陶諒亦不私於一器

拙齋文集卷十